

雷波文史

第 3 期



雷波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1987 年 1 月 2 日

目 录

总字(第三期)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 | | |
|-------------------|-------------|
| 一、回顾雷波初级中学的创建及成长 | 刘苇章(1) |
| 二、回顾往昔雷波兴办民族教育之片断 | 李秀安(7) |
| 三、雷波“七·二一”事变前后 | 文树湘(10) |
| 四、同生公司普口垦场 | 曾依武(19) |
| 五、雷波县对私营商业改造 | 段联辉(24) |
| 六、雷波县知事公署施政布告 | 丁取正 黄天文(28) |
| 七、石碁以打平叛纪实 | 江国梁(30) |
| 八、“三二补”兵家场缉私酿战稿 | 杨文思(32) |

回顾雷波初级中学的创建及成长经历

刘 苇 章

解放前的雷波，交通极不方便，经济、文化非常落后。教育方面，全县只有四所完小，一所国立边民小学，这几所学校的毕业生，除少数家境较好或有人在外工作、经商，可出外升学，其大多数人就失学了。因此，广大群众强烈要求在本县开办初级中学，在知识界的竭力倡议下，当时的县政府只好同意开办。这在当时的雷波来说，简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不少热心人为筹办中学尽心尽力，四乡群众则从物力、财力上大力支持，于一九四四年九月，报经四川省府批准，委派吴季良（川大毕业）任校长，雷波初级中学终究办了起来（校址在今城关小学）。吴校长办学仅一年多，后由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郭纯之出任校长，既无正规教学计划，课程设置紊乱，任意打骂体罚学生，公民训，训育制，严重束缚着学生的思想和智力成长，办学虽有几年，教学成果不大。

一九四九年冬，从内地回来了一批大中专青年学生，这时的校长是吴兴刚先生，教师甚少，经费奇缺，学校濒临垮台的境地，吴便登门邀请这批回乡大中专生来校义务教学，这批年轻人有热爱家乡的感情，接受了邀请，到校担起了各学科的教学，使学校生气勃勃，旧貌换新颜。

这批大中专生在校执教后，给学校带来了民主进步的思想，

他们在学生中传播民主意识，启发学生的爱国觉悟。甚至有的在课堂上公开宣传解放战争的形势，启发学生认清国民党统治的腐败无能及残酷镇压人民群众的暴行，激起全国各地学生反蒋、反饥饿，反迫害运动风起云涌，国民党统治的穷途末日，危在旦夕，决定了必然彻底溃败的命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胜利渡过长江，占领了南京总统府，人民解放军正向西南地区挺进的大好形势，号召学生做好准备，迎接雷波的解放。一九五〇年元月初，成都有关同志寄来了解放后的《四川日报》，教师们向学生宣读，以教育鼓舞学生的信心和勇气，在课外组织学生的文娱活动，教唱进步歌曲，如“跌倒算什么？”讽刺蒋介石统治的“臭虫歌”，“团结就是力量”等。组织表演的节目有“王大娘补缸”、“放下你的鞭子”等。还利用下课时间，组织学生学会了“扭秧歌”。这些活动都是为迎接雷波解放做准备的。当时，国民党军陈超残部盘据黄琅，闻知雷波中学的情形甚恼怒，鉴于成都解放，大势已去，迫于考虑自身的命运，无能过问其事。

雷波解放时，全校师生以十分高昂的政治热情迎接解放。为庆祝解放和人民政府的成立，师生们组织了秧歌队伍上街游行，大大增加了庆祝盛况的气氛，受到了县人民政府领导的口头、书面表扬。

人民政府建立后，在张义臣县长亲自部署下，确定我（董章）和李显桂、谢兴源、吴启章、徐兴钰、李树杭等同志，把雷中正式接管，通过清理结果是，课桌六十张，教室三间，宿舍大小六

间，办公室三间，厨房一间。其实这些房屋都是张县长办的，在雷中借用，真正属于雷中的财产只有课桌六十张，破铁锅半口，其它什么都没有。张义臣县长非常关心雷中，亲自担任校长，李显桂同志负责教务，我（第章）负责总务，学校工作甚多，尽力去做。但因当时征粮、剿匪任务紧迫，教师基本上都抽到征粮工作队去了，雷中延迟到一九五〇年十一月才正式行课，旧生第五、六两个班都报名入学了，教学掌握时间的钟都没有，张县长借给了当时的人民币三万元（合币改后的三元），向农会买了钟收场主的一架挂钟，也算解决了个大问题。张县长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讲话说：“大家要努力克服困难，艰苦奋斗，用革命的思想办法，把雷中恢复起来，尽力办好”根据乐山专区文教局发的教学计划新华书店寄来的教科书，经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白手起家展开了正常的教学工作。一九五〇年底，组织上派我去川南文教干部训练班学习，一九五一年十月学习结束回校，县府正式任命我（第章）为雷波初级中学副校长。一九五一年专区文教局拨给学校修建经费三亿元（合币改后的三万元），在雷波文庙旧址（今县医院），建起了砖木结构的新教学楼、礼堂、厨房、宿舍等，学校正式迁入新校址，师生教学环境大为改善，雷中进入了新的途程，在贯彻“教育为工农兵服务，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大量招收全县区、乡工农子女入学，学校由三个班级发展为六个班，教师每年有分配来的大专生，逐渐充实稳定了教师队伍，人员编制和经费，均按省定标准执行。一九五三年县党政领导考虑

到雷中的长远发展，决定学校迁到五四医院(即现在的雷中校址)，学校占地面积由原来的二十亩扩大到五十亩，其中有一个近二十亩的大操场，扩建了校舍，增添了教学设施，配备了理、化、生物教学仪器。在当地党政和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重视支持下，学校规模不断扩大，除初中班外，增设了小学师资训练班和一年制短师班。回顾雷波中学的经历：

一、自一九五〇至一九五六年为各方面大发展时期。由于各级领导重视，师生共同努力，校纪良好，学风浓厚，学教协调，学校生气勃勃。县委还派共青团县委副书记潘益成同志驻校，筹建学校共青团组织，协助抓好师生的政治思想教育。这个时期政治思想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肃清封建、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消除各种不良倾向，倡导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教育要紧密联系社会实践，广泛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借以锻炼提高师生的政治思想觉悟。由于接受新事物快，政治思想水平有明显提高，他们热爱党，热爱新中国，热爱社会主义，爱憎分明，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敢于向一切歪风邪气作斗争，学生普遍积极向上，争取进步。

在学生的思想教育中，着重贯彻正面教育，抓住先进模范事例引导，使学生学有榜样，付诸行动。不少班级以国内外英雄人物命名，如李显桂同志兼任班主任的班，命名为“卓娅班”，全班道德风尚学习空气甚浓，成为全校的先进班级，学生个个珍惜这一光荣集体。如在引导爱护公共财物上，他们不是空洞号召，经

出了顺口词：“油漆门，玻璃窗，通风又透光，学习难得好环境，人人爱护胜眼睛”易懂易记几句话，引导大家爱惜公物。这个班毕业时，绝大多数学生在德、智、体几方面都达到优良。

二、发展团的组织和团员、青年的思想教育，要求团员在学习和各项活动中起模范带头作用，引导团外青年积极向上，许多青年同学以搞好学习和工作，创造条件，把争取入团，当作进步的标志。先进青年入团后，在学习和组织纪律性等方面大为增强，团的组织在学习和各项工作中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三、从严治校，严格校纪和管理，狠抓自觉遵守校纪为主，强调纪律是搞好学习的保证。一是抓按时作息，因住校学生多，重点抓午眠和晚关灯就寝两个环节，由执周老师负责执行，学校领导检查。二是抓“班级日志”制，即每堂课都由上课老师随带日志，检查学生缺旷情况并记入日志，课后交回教导处作统计，以便了解情况，进行教育。要求学生上课不迟到，不早退，不旷课，执行结果多数学生做到了“三不”。后来学生守则公布还抓了守则的教育和贯彻。

四、思想教育的加强，形成了“尊师爱生”的好风气。老师工作认真负责，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进取心，工作上谁也不甘落后，教师热爱学生与之打成一片，互相关心，交流思想，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热情关怀，师生感情非常融洽。学生病了有老师照顾，学习差的有老师帮助，甚至深夜老师还要去查寝室，给学生盖被子。老师的行动直接影响学生，学生热爱老师，崇敬老师，信任

老师，乃至不愿向父母说的话，却愿意向老师讲，“尊师爱生”蔚然成风。

五、雷中多数学生来自农村，生活俭朴，为贯彻“勤俭办学”的方针，课余为学校基建开展义务劳动，节约了一定的基建资金。在援农活动中，也搞得比较出色。为改善生活，曾一度时间，师生们利用假日上山打柴，解决了燃料问题，减轻了学生的伙食费负担，每月学生少缴伙食费2.50元左右，伙食开得满意。当然，也有炊事人员的努力，为了学生的健康，随时搞好厨房，食堂饭菜清洁卫生，甚至半夜起来为学生磨豆腐、豌豆饭。各班炊事员互相开展竞赛。

六、教育上主要是狠抓“基础知识、基本训练、基本能力的培养”，以及推行“知识过关”、“评教评学”的活动，从而推动了教师的备课、上课、辅导等教学上几个重要环节，有效提高了教学质量。如第七班学生毕业参加了在乐山举行的专区初中统一考试，成绩较好，名列全专区好几个县之前。

雷中在五十年代的办学过程中，基本完成负有双重任务的使命，为县里输送了人才，如秦在高同志是在学习中，县委抽调参加工作，还有夏清游、张国正、刘兴明等十多位同学是毕业后留在县、区工作的。又为高一级学校输送新生，不少人考取了省、高中或中专，有的大学毕业后成了专家。第五、六两班的学生几乎全部都考上了省银行学校，毕业后已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骨干。因此，雷波初级中学的开办与完善，为发展成为高级中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回顾往昔碧波兴办民族教育之片断

李 秀 安

一九二六年前，碧波没有办过少数民族的学校。而在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口头教育”的习惯一直世代相传，群众中不少人懂得天文、地理、历史、教育、处世哲理等，有丰富生动的语言词汇，能滔滔不绝地讲述前人历史、生产发展、生活情趣的往事，其主要传教方式，在劳动之余和吃饭前后，围着灶堂，评古论今，讲故事，猜谜语，讲处世之道，长辈为师，晚辈静听，有问有答，并把生动的语言，编成歌诀，为婚礼唱歌跳舞，为死者祝词，生动活泼，易学易记，代代相传。

为彝族儿童办学校的起源。一九一六年，柯什土司杨光烈（继勋）任雷威军管长，其舅爷李万钟（我的父亲）带一班人驻扎乌角，维护族寨叔、鸡心石、天生桥一带的治安，他住在乌角的关帝庙内，闲无事就教来玩耍儿童们认字，孩子越来越多，天天学习。彝保长白兴元见到这情景十分高兴，把他的儿子白万权也叫来参加学习，并带动了附近蔡、杜等家的孩子都来了。李万钟同保长白兴元、土舍胡兴隆关系亲密，常在一起谈论彝族和当地之事，他带着深厚的民族感情和自尊心说：“我们彝族贫穷落后，受人歧视，都因愚昧无知，不读书没文化，子孙后代不能照此继续下去了？甚至气愤地说：“三代不读书，尤如关圈猪”。由于三人的思想认识统一，决心办一所本民族的学校，经同心协力筹备。

开办起了学校。学校一开上课就派堂，学生家长搬来桌凳，胡兴隆把他的堂弟也送来读书，起到带头作用，使群众更信得进读书是好事，李万钟担任了教师，从此，马角街上听到了琅琅的读书声。

一九二七年，杨先烈领兵保护县长罗正冠去狮子村开采煤矿，我父亲是管带书记（又称师爷）同往，学校停办，秋天杨先烈因病死亡，群众围攻雷威军，罗县长阵亡，我父亲回到家中。

一九二八年春，黑彝胡兴隆、保长白兴元来到我家，恳切要求我父恢复学校，商榷不行（注：教汉文必须用彝语翻译解释字义），我父无奈从推辞，再度担起了教学重任。

一九三六年，四川省府改定“边边”政策，变镇压为德化，同化、进化，要在马边峨边两县创办边民教育，培养以彝治彝人才。马边县府决定，仍以马角关帝庙为校址，委李万钟为“省立边民小学”的校长，也是边区各县“边小”中唯一的彝族校长，并聘请了罗耀先、冯华宣、王雨庵（字华霖，兼管财务）作教员，共有一百来个学生，多数是边民，也有少数汉族生。开设语文、珠算、历史、地理。省上拨了经费制桌椅和发教师工资外，还有助学金补助学生伙食。到一九三八年，常因省里不按时拨款，学生开不起伙，逼得校长向胡兴隆借粮维持，一九三九年李万钟校长辞职。王雨庵亲自上省去领款，一九四〇年王雨庵任校长。

一九四一年春，四川省教育厅委李万钟之子李德安（我的四哥）任校长，他系测量学校毕业和中央军校毕业生，当时又兼任

凉山党务筹各委员会主任。聘请的教员有：李元福（金陵大学毕业）教数学，王旬之（省立女师毕业）教史地，李万钟教语文，吴占云教彝文。开学后，时遇国民党中央彝务考察团来雷，四川省彝务专员毛筠如陪同，在了解考察乌角学校时，毛专员给学校写了付赞扬的对联：上联是“父校长子 校长父子校长”，下联是“夫教员妻教员 夫妻教员”；横联是“教育之家”。办了一学期后，省里决定：雷马屏峨边民小学一律裁撤，改设马边“边民生活指导所”。

时过十年，1948年，国民党又派中央政治大学的教师王见光（彝族、贵州人）来办此校，其妻楼发文（彝族、贵州人）作教导主任，还带有另外两个教员，以乌角原校舍恢复“国立边民小学”，王见光夫妇于1949年春离去，1952年雷波县人民政府决定，恢复这所学校，派王高林负责，教师有曾淑芳，卢兴德、陈富林，工人王代祥。一九五六年至五七年，我也到该校任过两年校长，当时只有初小班级，现在已发展到一至六年級的完全小学。

雷波“七·二一”事变前后

(文朝湘)

前言

人民战争的不断胜利，必然导致国民党内部势力的分解，这将加速反动派的灭亡；加快全国解放的步伐。这是毛泽东曾经对解放战争时期敌我形势的精确分析。在解放战争中的许多事实证明了这一论断。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一日雷波发生的“七·二一”事变就是其中的一例。这个事实是雷波卸任县长刘少华发动的。当时人们对此事件内幕不甚了解，因而众说纷云。此事时已过三十八年，老一辈可能还记忆犹新，外乡人和年轻人却全然不知。现在笔者仅就我当时所见所闻，如实地将此变事的经过公诸于世，让大家对此事有所了解。千秋功罪留读者们评说。

一、刘少华联溪返秘告

刘少华是四川合江县人，曾是川军李家玉部队的一个下级军官。抗战胜利后由人把他推荐给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后，王陵基于一九四六年将刘少华委任来雷波充任县长的。

刘少华初到任后积极工作，曾获得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的“嘉奖”（I）。一九四八年由于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国民党统治区各军政人员纷纷起义，加上与雷波仅一江之隔的云南省永善县的龙奎垣打出了“西南人民革命军、第三纵队”的旗号并在不断发展武装进行反蒋活动，因而不能不使刘少华产生影响。

故开始考虑给蒋家王朝充当走卒将来的后果。所以刘少华此时的思想就开始了动摇。但还犹豫不决。

正在这时从外面进来了一个人名叫童韵樵。此人系“民盟成员”（此人解放后到曾与县委接头后，分在曾通民贸公司工作，后赴省任四川省政协委员），他来曾波不是找官当的，而是带着上级的使命来做刘少华的工作的。童韵樵到曾波县政府后，刘少华把童奉为上宾天天酒肉款待，吃了就到县城各处闲逛，不久童韵樵便过江赴永善去了。不久又回来了，当时也没人注意他。可他此次永善并回镇之行是受刘少华的差遣，去与刘少华龙奎垣搭桥的。童去云后很顺利就把关系搞好了。从此刘少华就与龙奎垣秘密往来。同年曾波来了川戏班子唱大戏，刘少华想借此加深与龙奎垣的关系。遂决定去函邀请龙奎垣过留看戏，但考虑只请龙奎垣不行，怕引起曾永各方面人士的怀疑。便亦请永善政府，经永善县政府和地万人士亲了，可龙奎垣没来，但派来了代表。这个代表借此机会向刘少华赠送了金质纪念品。

刘少华与龙奎垣联合，但始终顾虑地万人士，刘少华深知曾波向来是国民党CC特务一色统治的地方，这不仅民主党就在曾波立不住脚，就是国民党内其他派别来了均要被排挤出。所以还得谨慎从事。后来刘少华与童韵樵想了一个妙计，拉他们下水。于是写信与永善县政府协商为了防共，两县组织联防。这一提议得到永善县政府的同意，多次协商确定了日期后，刘少华就邀请曾波县委、县参议会和各机关法团共同出席两县联防会

没有
议。当时这些人不知道刘少华葫芦里装的是什麼药，怀疑地去了。
去后受到政府和地方的热烈欢迎。于是按计划开会商讨“联防”
有关问题。并在会上作了《会谈纪要》。还决定两县均将《会谈
纪要》向各自的专区和省府呈报。好使两县主要是刘龙能公开
联合。又可防备雷波地方人士告刘。会后由刘少华信约刘殿璋
郭淡如，刘少华与龙奎垣“换诗”——作为难交弟兄，实质上是
结为反蒋同盟。以便利用这个关系促使刘殿璋、郭淡如与他们共
同反蒋，并把雷永的武力统一起来。最后还合影留念。当时刘郭
二人还是没有识破。回雷波后，刘殿璋对刘少华这一系列的行为
产生了怀疑，遂派他的亲信甘于天、张仪德前往云阳永善去侦察
龙奎垣的活动。这两个人回雷后说，黄桷树一带有“打富济贫”
的标语；又有“共产党的秋歌舞”；龙奎垣在各地大量地委任“支
队长、大队长等官职”。于是刘殿璋便将刘少华一系列的活动密
写成报告，寄往成都省参议会冯继田，请冯转呈王陵基。报告
刘少华“联滇勾结龙奎垣另有他图”。报告转到王陵基手里，因
证据尚不充分，还未及时作出处理。可刘少华还不知已被秘密了。

二 刘少华被龙奎垣撤职查办

刘少华被撤职全然不知。还继续与龙奎垣往来，而龙奎垣有
了刘少华的支持更愿积极进取。乃决定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西南
各省，主动先攻昭通。但队伍扩大后，缺乏领导人员和指挥人员。
于是求助于刘少华决定派人去支援他，准备派原卫生院院长李尊
贤（民革成员，现为泸州市政协委员）前去。但怕地方议破故先

与李尊贤谈定，然后将李尊贤调职，稍等一段时间才去，以免他人之说。结果照办了。可仍然暗中有入注视着。当李尊贤赴永善后，刘殷琮暗中了解到李尊贤充当了龙奎垣的参谋长、副司令并兼前线指挥官。当龙奎垣与李尊贤和永善地下党决定进攻昭通的计划时，感到火力不足，通知刘少华请他派兵支援。但刘少华怕警察中队调离被地方发觉不好交待，再三考虑，同意派四门迫击炮前去。故派警察第三中队分队长童清云悄悄携带六门迫击炮四门前往支援。龙奎垣有了炮后胆就壮了，立即进攻昭通。本已打进去了，但因昆明援军赶来被迫撤出。但这一举国民党震惊了。雷波的刘殷琮也知道刘少华派迫击炮支援的情况了，故急急忙忙将刘少华援龙情况再度写成报告，寄省参会冯参议员继田，又请他转呈王陵基，控告刘少华“叛滇投龙另有野心，危害民国”并请求王陵基“派大员 督镇懾，以靖边圉而安人心”。王陵基看报告后，才确信刘奎章所告无误，遂急忙作出决定对刘少华进行“撤职查办”处分。可刘少华仍然不知，毫无思想准备。原信与龙奎垣往来。

三、刘少华被撤职后准备公开叛变

在刘少华被四川省主席作出“撤职查办”的决定后，刘少华不知，但刘少华在省政府的后台知道后急忙将此消息写成密信派专人送往雷波，要刘少华早作准备。但写信者仍不知刘少华被撤职查办的原因。而刘少华接信后虽然犹如解穷贯顶，但始终没有预料到雷波地方有人士告他，还想找地方保他。故在正式公文上

没到时就决定召开机关团会议，向大家公布他自己被四川省政府“撤职查办”了的消息，望他们电省挽留他。在会上大家听了他的说明后，可大家却毫无挽留他的意图。刘少华见此情景，只好硬性由他自己以地方名义拟了一份挽留他自己的电报发了出去。当时大家慑于他的威力，尽管不同意也没有人敢提出异议。因此会议就此结束。会后刘少华与秘书等人商议觉得还不保险，事到如今只有硬干了。于是决定晚上再召集会议，在会上胁迫地方与政府合作进行武装抗拒杨曙依接任。晚上开会刘少华所述他三年治蜀与地方的关系是好的与百姓人民做了那些好事，他从未与地方人士有不团结的地方，希望大家在他遭受不白之冤时同他和舟共济，同他一起武装抗拒杨曙依。这个意见提出后，与会者虽不敢公开反对，但没有任何人赞成。但故意提出种种理由说明武装抗杨的困难进行周旋。开了半夜没有结果。刘少华见不行乃忿忿散会。次日晨乃率全部警察中队前往黄琅沙包石。县政局只留下秘书和科局长准备移交。

新任县长杨曙依在成都受委后，急忙去拜访雷波国大代表谢崇阶，谢得悉刘少华拒绝移交，乃告知杨曙依在前往雷波途中去找老河坝裕民垦社的经理刘书发（此人与刘少华关系好），请他代为向刘少华疏通。结果杨曙依照办了。刘少华同意杨曙依进雷接任。杨曙依于七月一日接任，移交由秘书刘伯言办理，但警察中队迟迟未交人枪清册。

在杨曙依接任后，没有武装，刘殿选遂积极给杨曙依筹募了

一个直属自卫中队，有二三十人枪。任命易光宏为中队长。并由杨刘二人决定于七月二十日出巡黄琅，顺便去接收特巡中队。这个情况被刘少华知道了，刘少华遂在胁迫抗拒杨晤依不成之后，准备在葛蒲田大摆“鸿门宴”。于是便一面积极派人在葛蒲田准备酒席，一面作军事计划。决定在席上将刘殷道、杨晤依干掉，带队返城。

四 刘少华“七·二一”攻城夺印

刘少华大摆“鸿门宴”之计被刘殷道知悉后，他将此情告诉了杨晤依，决定推迟一天出巡，并改变计划。他们二十一日出巡。而刘殷道与杨晤依虽然由城一道出发，但刘殷道要改道前往永盛，杨晤依率队前往黄琅，如果刘少华真动了手，刘殷道就向永盛林呈密余栋梁之民团去援。计划决定后便积极准备。不料刘少华则不知又中了刘殷道之计。七月二十日照常葛蒲田行动起来，一面准备酒席，一面布置兵力。可忙了大半天，还以为杨刘会上他的当。可一直等到午后六点才知道杨晤依没来，他才感到自己的计划失败了，他气息之余，决定采取破釜沉舟，孤注一掷的办法连夜率兵攻城夺印。

午后七点官兵们吃得酒醉饭饱后，刘少华把他们集合起来作了动员报告。由他率领一个中队和便衣队到县攻城；另外两个中队一个留守沙包石准备接应，一个中队前往黄琅扼守猪圈门，防备外来援军。布置好后分别出发。刘少华率领之部由于天黑，山路难行到午夜十一点才抵葛口，济猛乡乡长孟星平见刘少华带兵